

注事

淘书记事



那人

□孙耀龙

块块馍的故事



岁月落满尘霜，旧事总在回望里愈发清晰。每每想起爷爷，脑海里最先浮现的，永远是那些粗糙干瘪的干馍块块，朴素寻常，却装着爷爷一生的善良、坚韧与沧桑。

爷爷生于民国八年，那个山河飘摇的年月。寻常农家儿子，本只想守着祖上留下的几亩薄田，与母亲相依为命，安稳度日。可乱世不由人，年少的爷爷，被乱军抓去了壮丁，命运从此被裹挟着，颠沛流离。

旧社会的日子，从来食不果腹，苦不堪言。乱世之中，粮食比黄金还要珍贵。好在军营里能够吃上一口饱饭，别人厌弃吃剩的馍块块，散落一地，无人会在意，爷爷却一一收拾起来，在窗台上细心晒干，小心翼翼收好。旁人不解，笑他寒酸小气，可只有爷爷心里清楚，故土之上，乡邻疾苦，百姓常年食不果腹，吃了上顿没下顿再平常不过。

那些晒干的馍块，被他从军营步行数十里地背回家乡。质朴的干馍块块，没有珍馐的华贵，却是乱世里最珍贵的烟火。回乡之后，路过乡野的江湖路人，但凡饥寒交迫，爷爷总会拿出积攒的干馍块块，倾囊相赠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
爷爷一生吃过太多苦，受过太多饥寒，见过太多流离，所以一生惜粮、一生朴素，从不贪图安逸，从不奢侈浪费。硝烟散尽，山河归安。生活逐渐好转后，对块块馍的珍惜已不再是乱世救人的干粮，成了爷爷刻在骨子里的勤俭与悲悯，成了我们孙家儿孙勤俭持家的良好传统。

时代缓缓前行，一生勤恳耐劳的爷爷，成了生产队里的饲养员。他心性仁厚，对待生产队里的牲畜，如同待亲人一般上心。每日起早贪黑，添草拌料，清扫棚圈，风雨无阻，从不敢有半点懈怠。爷爷事事尽心，把每一头牲畜都喂得膘肥体壮、毛色油亮。每一次大队组织评比，爷爷喂的牲畜永远是第一，受到大队长的表扬，当拿着“模范饲养员”的奖状和奖品镰刀时，爷爷特别高兴。

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彼时爷爷已是年过六旬，满头霜白，本该安享清福，可他一辈子要强，凭着一身好苦头，毅然和别人合伙承包下六十余亩果园。

爷爷不识字，格外敬重读书人，非常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。爷爷对后辈要求极为严格，把父亲培养成了新中国初期的人民教师。对待孙辈，爷爷也一再要求读书，勤劳执着有远见的爷爷给后辈撑起了安稳的生活。

爷爷的一生，从1919年走来，走过战火硝烟，走过兵戈乱世，勤恳于烟火人间。他见过山河破碎，也亲历家国兴盛，从乱世拾馍济人，到半生勤恳持家。

时光匆匆，岁岁年年。如今山河无恙，烟火寻常，可那些晒干的馍块块，那些喂牛养畜的晨昏，那个肩挑重担的身影，那个在果园里劳作的背影，早已深深刻进我的记忆里。

那朴素的干馍块块，藏着爷爷坎坷的一生，藏着乱世的心酸，藏着赤诚的善良，更藏着老一辈人吃苦、肯干、厚道、担当的风骨。

副秘书长、研究室主任。随后通过114查号台，我拨通了廊坊市政府办公室的值班电话。沟通后才得知，樊秘书长早已调离原岗位，到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廊坊办事处任主任一职。

我没有就此放弃，恳请工作人员帮忙，辗转问到了樊鸿武主任的联系方式。几番波折后，我终于拨通了樊主任的电话。我诚恳地讲述了自己拜读其发表在《办公室业务》杂志上文章的真切感悟，也直白表达了渴望购置全书、精进写作能力的心愿。樊主任听完十分温和，坦言这本书是他多年前的旧作，他手边早已没有存书。我又连忙追问，还有哪些渠道可以找寻，他告诉我，一些高校图书馆或许还有馆藏。

循着这个线索，我又开始想办法。正巧我有一个表弟在北京一所高校就读，我便托付他去学校图书馆帮忙复印全书。可这个想法最终还是落了空。一来此馆藏数量极少，属于馆内孤本，不外借、不外带；二来图书馆有明确规定，仅限碎片化复印，不得整本复制；三来复印成本过高，这本原价十四元的薄册，全套复印需要两百多元。当时我刚成家不久，家境普通，经济拮据，日常开支本就紧张，高昂的复印费用实在难以承担。万般考量之下，复印的计划只能作罢。

费尽周折，满心期盼，最后却屡屡碰壁，我心里满是不甘。数月过去，想要品读这本书的念头，不但没有消减，反而愈发强烈。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再次拨通了樊鸿武主任的电话，言辞恳切地恳请他帮忙。哪怕加价购买、高价复印，我都心甘情愿。

我的执着与诚心，终究打动了樊主任。他温和地对我说，没想到我对他这本指导写作的书籍这么上心，同为文字工作同行，十分理解基层写材料的难处。他让我不必费心复印，自己回家仔细翻找一番，应该还留存着一本旧书，虽是旧本，却完整完好，胜过复印装订。

没过多久，一份包裹从千里之外的廊坊寄来。拆开快递，那本心心念念的旧书终于握在了手里。我满心欢喜，连夜通读全书，之后又反复翻阅、精读细品。每一次重读，都有新的理解、新的收获。

这本朴素的旧书，陪我走过了在政府办公室伏案写稿的漫长岁月，陪我熬过无数加班熬夜的夜晚，见证了我在文字道路上的摸索与成长。后来，我也调离办公室，来到基层一线，常年直面群众、扎根基层。工作岗位几经变动，家也数次搬迁，许多旧物都慢慢丢弃遗失，唯独这本带着温度的旧书，一直被我好好珍藏。

一页页泛黄的纸页，不仅藏着实用的写作干货，更藏着一位前辈的善意与温柔。这份素未谋面的帮扶，这份跨越山海的温暖，早已融进岁月里，时时温暖着我，也时时提醒我，常怀感恩，踏实前行。

房，加工工厂的全貌徐徐展开：南边是一座老舞台，我依稀记得，曾在这里看过一场戏曲演出；最西边则是铁匠铺，师傅们整日在里面叮叮当地劳作，打造着锄、镢等农用工具，叮当声是铁匠铺永恒的旋律。

大门正前方的小院里，便是磨面机的所在地。一进院门，一幅安全生产宣传画首先映入眼帘，画面上被电击、机器轧伤的场景触目惊心，无声地提醒着劳作的风险。小院南边是轧油房，屋内两个巨大的石滚子在轴承与皮带的传动下不停转动，将棉籽碾得碎裂发黄。寒冬腊月，轧油房里却热得难耐，干活的人只穿大裤衩，拼尽全力压着轧油机的铁把手，棉油在压力下缓缓流入油桶，待榨干油后，再将压实的棉渣饼一取下。

磨面机在庙宇的大房子里，我隐隐

约约记得，北面墙上有一尊落满尘土和面粉的雕像。上了台阶，跨过门槛，最先看到的是墙东的玉米粉碎机，其后依次排开三四台磨面机。地下藏着蜿蜒的皮带通道，连接着所有机器，日夜不停传递动力。李志高、陈宏庆、畅印胜是磨面房的主力，他们的头发、眉毛、胡子，就连蓝色的工作服上，永远落着一层厚厚的白面，成了他们独有的印记。磨面房外的西北角是柴油机房，旁边有个制冷的小水池——因机器终日高速运转，即便是冬天，水池也总是热气腾腾。曾有大人逗我：“掉进水池里，人就变成鱼啦。”这句话，让我此后每次路过那水池，都忍不住心头一紧。

记得有一次，母亲将玉米送进粉碎机后，前面还有好几户人家排队，她便趁机从怀里掏出鞋底纳了起来。我和弟弟妹妹三个则撒开腿，在铁匠铺、轧油房、

老舞台之间四处嬉闹，直到天色暗下来。玩累了弟弟和妹妹，趴在装粮食的袋子上，沉沉睡去。

这时，李志高走到母亲身边，笑着开口道：“婶子，你先回吧，等我磨完这趟面，下班就给你把面捎回家！”看着我们疲惫的模样，又想到明天还要上学，母亲只好点头答应，轻轻叫醒弟弟，抱着妹妹，踏着暮色摸黑回了家。

五十多年倏忽而过，我们兄妹也都步入花甲。如今的太贾加工厂，南边新建了一座崭新的舞台，昔日的轧油房、铁匠铺、磨面房变成了村民休闲健身的广场。可每次走到广场的舞台下，我的耳边总会再次响起隆隆的柴油机声、磨面机声、石碾转动的嗡嗡声，还有铁匠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——这声响，穿越了半个世纪的尘烟，成了那段岁月里温暖、难忘的回响。

本版责编 韩立
美编 荆星子 校对 刘亚

岁月如歌

村里加工工厂的温暖记忆

□郭澄

几十年前，村西头是我们太贾村加工厂——那里，藏着我童年最鲜活的记忆。

这座加工厂，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，坐落在如今村西舞台的位置。大门朝东，正对村里中巷的主干道，门楼上用水泥雕刻的“太贾加工厂”六个大字，被红漆描得鲜亮。小时候的我腿短步慢，总觉得这座加工厂大得像一座迷宫。因这里集轧油、打铁、粮食加工等农事服务于一体，“加工厂”的名字便成了它最贴切的代号。

大门是能容大车进出，进门左侧的小房子是过秤房。负责过秤的是17队陈金玉的父亲，老人个子不高，身形清瘦，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，神情总是严肃认真，过秤时分毫不让。穿过秤